

娓娓道来

交通变奏曲

长沙市明德中学 K421 班 唐嘉慧



交通,是一个时代最鲜明的记忆,而交通工具的变迁反映着这个时代的变迁。

上世纪70年代末,爷爷退伍回乡,开始了漫长的农民生涯。可在爷爷心里,早有一颗梦想的种子种下:一定要买一辆自行车!但当时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家里少有余钱,迫于经济压力,爷爷的梦想只能深埋心中。

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包产到户”打破了以往“大锅饭”的局面。听说新政策以后,爷爷卯足力气搞生产,还做起了卖甘蔗、开小商店的生意。爷爷省吃俭用攒着钱,并想尽办法弄到一张珍贵的自行车票,买到了梦寐以求的“永久牌”自行车。去搬自行车那天是爷爷特地挑选的“黄道吉日”,爷爷舍不得它着了地,生怕蹭脏那亮堂堂的轮子,背在

肩上硬生生给扛回来了!

上世纪80年代,爷爷去城里办事依靠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农用拖拉机捎带一程,几个小时的车程耳边充斥着拖拉机的轰鸣声。而到了90年代初,父亲读高中坐的是由运输车改装成的客运大篷车。那时候镇上通往市里的是泥泞的黄土路,坑坑洼洼,两小时的“左摇右颠”足够父亲吐个昏天黑地。后来,父亲不负众望得到了湖南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开学那天,父亲坐上了通往省城的大巴。

父亲说,在长沙读书那七年,有许多难忘的体验。他第一次坐火车便是假期返乡,火车站人满为患,那个时候还没有春运的概念,但绿皮火车的的确确成为了交通的主力军。

90年代末,父亲来到株洲,在这里,他邂逅了爱情。母亲在河东上班,父亲在河西上班,交通还要靠船渡。又过了一两年,二桥建好,公交车通车方便了许多,出租车数量快速增长,父亲母亲见面更加方便,不久,两人

喜结连理,再后来,就有了我。

在我的记忆里,坐的最多的,除了父亲的肩膀,便是公交车了。小学二年级时,父亲就不再护送我上学,每天早上从家里的抽屉里取出两张崭新的五毛钱作为来回公交车车费,同院子里的同学碰头就一起去上学了。

五六年级时,家里送我到长沙求学。往返于两座城市,父亲母亲商量着买了一辆轿车。自此,我家步入了私家车时代。

2014年株洲高铁站正式运行,从长沙到株洲,十分钟的车程,高铁最终成为了我回家的主要交通工具。2016年,长株城际交通轻轨建成,回家的路变得更加通畅了。2016年夏,我中考结束休息在家,在楼下用微信扫码后解锁“小黄车”“小蓝车”出行,“共享单车真方便!”我不禁感叹道。

改革开放四十年漫漫征途,奏响了我家三代交通变奏曲,今后,这首变奏曲仍将继续演绎下去!
指导老师:黎晓玲

写诗吧



我与夜
桂阳县第三中学1618班 曹景行

我比你想象的更要聪慧,
一眼透析你善辩的本性,
我天赋异禀,用漆黑之眼
去引领寻找你对漆黑的直言不讳,
哪怕你看起来如此寡言。

你诚实的好皮囊
启发你对一切争吵、秘密、历史
与偷窥战战兢兢。
你沉闷的坏毛病
孕育了太多迷途羔羊,待字闺中
与还未熟透的梦灵。

现在你总该信了:我与你同手足
与你的千手千脚,甚至千颗头颅
都本出同源
你大可敞开心扉。

你如是吐露真言:
你爱将我的光彩剥去
催熟我早已掐灭的奴隶的根性
爱将我的皮肤薰铸成黑铁
使你更亲如姐妹
它太像你无法掌握的
……啊!自由,未封闭的东西!
于是,你如是说。

夜,你当然伟大,我不吝美言
是执掌典经的婆罗门
是高举金矛的罗马王
值得伟大的诗人用飞跃
爱奥尼之巔的诗篇赞颂。

可是,夜,你可知
昨天黑的捷足先登,首折桂冠?
那些闪光的白蚁蚕食了我
对你的构筑
朝外望去
已看不见纯黑的天。

它让我想起
许多你不语的白昼里的棋局
——执白棋胜!
多么铿锵有力。
夜,原谅你亲爱的同类口出狂言
我想这就是我与你的
唯一的不同;
我不会因在黑暗的泥沼中满足
或因留待网眼稀疏的命途打撈
而毁于自戕。

神也难以全知全能
不知是否你也认为
你已落入
一去不可返的败势

指导老师:欧阳柏林

文海拾珠

梦见

桃源县第一中学 1618 班 陈卓敏

庄生晓梦,黄粱一梦,游园惊梦。
所有得不到、见不到、爱不到的都可以说,梦见。

那生离死别,不知唱响了多久酸楚,不知缠上了几多愁思。离别是痛的,让人肝肠寸断,仿佛走入了第五个没有声音、没有颜色的季节;离别是苦的,破碎的时空中依稀可见当年“小轩窗,正梳妆”的丽人。就像一杯烫嘴的苦咖啡,烫麻了你的舌头还要折磨你的味蕾。

但梦见,只要我想,你便会来,只要不醒,你便不走。这或许是归有光最后的寄托:我好好的活,只为和你在梦里再续情缘。伴着银色小船般的弯月在深湛的天空中摇摇晃晃,胸口的起伏逐渐均匀,穿过“不二情书”的西雅图,越过童话镇般的捷克,走过澳大利亚密集的羊群,最后来到东方大陆的那棵早“已亭亭如盖矣”的枇杷树下,叩响树下那方木屋的门,门应声而开,一抹模糊的身影浮现眼前。

梦见,只有简单的动作和模糊的影像,是没有争执的。三寸金莲,一步步慢移,轻倚桌案,凭几学书。一枝新芽,一个逗号,巧笑倩兮;一朵嫣红,一句诗词,美目盼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和你一起,仿佛时间都不在场,同读院中娇花开出的诗,齐念满山草木长成的文。花香点唇,清风过耳,红袖添香,心生荡漾。震川的山、水、草、木、人,一一在梦中铺开,一一在梦中醒来。原来梦见,竟如此澄净。

梦见,跳过了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系,留下最干净的底色。似乎是绿,长堤柳,萋萋草;似乎是红,深巷花,暗香梅;似乎是蓝,桥下水,悠长天;似乎还掺了一抹灰,矮园篱,袅袅烟。在梦中,静谧洒脱,忘忧甜蜜,梦中的深情,在谷中、屋里唱响,让人望一眼就生出终老于此的心愿,而归有光,看着、愣着,直到她出现的那一刹,泪水喷薄而出。

梦见,只保留最好的,因为没有荒芜的时间,便觉得爱一生一世也不会太难。梦中的美好,映衬着现实的无奈。但梦在,希望就在。

小荷尖尖

玩雪

长沙县碧桂园威尼斯中英文学校 1403 班 宋汉璇



早上,我还在熟睡中,爸爸叫我起床,还说今天下雪了。我猛地从被窝里蹦出来,往窗外一看,哇,到处都白了,还有雪花轻轻飘落。

我赶紧穿好衣服,连早饭也顾不上吃就出了门,只见屋顶和地上一片雪白,树上结着晶莹剔透的“银”叶子,桂花树、柚子树、桔子树的枝条被雪压得低下了头,树叶好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动弹不得。

小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好看极了!以前听爸爸讲他小时候打雪仗,雪球砸在脖子上,雪水顺着背脊往下流,冷冰冰的,凉嗖嗖的,我早就想体验一把。趁着这个大雪的好机会,我决定和爸爸打一次“雪”仗。

我们把前坪的雪扒拢来,聚成一堆,又捏成一个个的小雪球。“子弹”准备好了,可以打雪仗了。我说:“我数完三、二、一就开始。”我刚数到二,爸爸就拿起雪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我砸过来,我来不及躲闪被砸了个正着。爸爸的突然袭击把我惹怒了,我抓起两个雪球狠狠地砸了过去,第一个被爸爸灵巧地闪开了,第二个正中“靶心”——砸在了爸爸的肚子。爸爸弯下腰,惨叫一声“哎哟!”我赶忙跑过去问怎么了,这时爸爸直起腰来,像变戏法似的拿出一个雪球砸了过来,还哈哈大笑。原来这是他的苦肉计!我抓狂了,拿起好多雪球猛轰过去,老爸被打得节节败退,最后只能认输。

玩着玩着,我们来到了小区的马路上,铲雪的保安叔叔吸引了好奇的我,我也想铲一下雪。我拿着铲子对着路面使劲铲,刚开始很顺利,可是慢慢地变得困难了,铲子老是往冰上滑,脚踩在冰上也很难。但马路上的雪被保安叔叔铲了很多,我心里暗暗佩服他。最后,我们用铲到一块的雪堆了一个小雪人。

这天是我冬天过得最快乐的一天,虽然手冻得僵硬通红,但我很开心。

春天,无论是什么地方的春天,总是好的。如果可以有所选择的话,把它比作一段乐章,我想,指挥巨匠押尾光太郎的《渚》再合适不过了。所谓渚,水中小岛者也,岛中非橘子洲头般浪遏飞舟,沙场点兵的雄健、辽阔;而属桃花国内桃、樱满枝,清风徐来的淡雅、清新。

春天,无论江岸旁的柳叶,还是青草池塘的处处蛙声,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总给人一种万物复苏之感。因为春雨是润物的,春风是柔和的,春天的孩子也莫过如此。

可是啊,许多年前的那个春天,惆怅,却又无可奈何。

“小楼昨夜又东风”,是东风,春风!不动声色地吹进了李煜住的阁楼里,月亮明晃晃的,是被挂在黑夜中的冰冷,春风或也因此沾染上了丝丝寒气,令李煜猝不及防的,吹进了他的心里,回荡在他的故国中,含满了惆怅的春水里。年轻时的李煜是多么的意气风发啊,大唐的

手写我心

春天的乐章

长沙南雅中学高 1607 班 洪思朝

“皇帝老子”,有着超越常人的才华,是诗情画意,更是他拿手的、和着鸟语花香的段段曲调。可他在那个春夜弹出了世间最为之悲凉的曲调。

原来,春天的乐章并不见得是百花齐放,争先斗艳般千篇一律,正因春的丰富,春的开放而充满了未知,也充满了希望。

最初有人在峡谷里发现毛竹,看到许多年都不曾长高,于是断言“磁珠注定长不成参天般的翠竹,几年才长出几公分而已”,可曾想,几年后,一夜间,毛竹蹭出几米,以它的骄傲与自信追逐它的参天梦。

春天的乐章一下变成了一篇进行曲,它是奋进的、向上的、充满激情的。

只是,想听到这般骄傲的曲子就需要有坚强的意志以接收前路的多重挑战,耐得住那毛竹般多年来默默无闻的寂寞,不将李煜至欢、至乐之曲,弹奏成至哀、至悲之曲。

二月的春风似剪刀,它修饰了柳叶,可若柳叶过于软弱,恐怕被剪去了残枝,春雨润覆了万物,可新年来的土地不及时翻新终究变成了一口废塘。

春天,像我们正直的青春年华,不去奋斗,只顾享受,就会被春天的甜蜜所沉溺,就会被春天的美景所迷惑。

要知道押尾光太郎患上了肌肉病,小指无力,却依然能写出那么动人的旋律,最终成为了世界级的大师,正因他经历了如此多的磨砺,从未退缩,贝多芬、霍金亦是如此……

我们处在岁月的春天,风调雨顺,但仍需有坚实的意志!春天的乐章使我们听到:前行很远,道阻且长,一路风景,美不胜收!